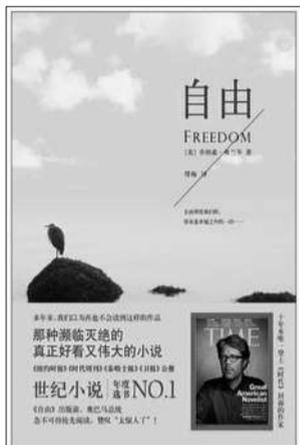


# C04 夏季好书

## 当自由不再成为问题时



《自由》  
乔纳森·弗兰岑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2年5月  
49.50元

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是那种今天不多见的小说。在其他小说纷纷走向艰涩、走向偏僻、走向碎片化的时候，弗兰岑写出了一本“大”书，通过对一个美国家庭长时段的考察写出了美国当代生活的喜与悲。

《自由》里有着那种多数当代作家不具备的野心。现代小说在转向个人和内心、在向“特殊”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之时，其姿态何尝不是与时代的一种疏离与隔绝。而弗兰岑的野心是让小说人物重新回到塑造他们的时代。正如《时代》杂志所评价的，他写的不是“亚文化”，而是“文化”。而他找到整体文化中那个最普遍却最不易被察觉的症结：他在美国文化中找到的是“自由”一词。

毫无疑问，“自由”在美国有着神圣的价值，无论是在政府还是个人层面，对自由的追求和尊崇都是无与伦比的。个人几乎拥有了他可以想像的一切自由——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吗？这不也是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然而，弗兰岑发现，拥有自由并没有让美国人变得更加幸福，却反而让很多人的生活陷入抑郁、空虚、绝望之中。是的，弗兰岑确实是要在小说中“说理”，但他不是用一本哲学书或是一本宗教书，他用的是最纯粹的小说的方式。所谓纯粹的小说的方式，是指他让你看到了他人的全部生活与其中的全部秘密。

## 什么是“世间的盐”？



《世间的盐》  
高军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年5月  
32.00元

高军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但要说起“风行水上”，混豆瓣的人就基本无人不知了。“风老师”乃奇人也，六十年代末生，高中未毕业，一路当过银行出纳，干过野外测量，做过小生意，卖过服装，做过装潢，摆过地摊，杂七杂八“捣鼓”过好几十种行当，唯一没有间断的就是画画、读书、写字。

《世间的盐》是“风老师”高军的第一本书，是他几年来随性写作而成的一本文集。很多作家也说自己是随性写作，因为只有才华“大大地”，你才能那么轻慢容易，然而无奈怎么看都不像。但《世间的盐》看着就像，它是那种真正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文字。高军写邻人、写动物、谈掌故、拉家常，日常小事信手拈来，谈笑皆成文章。

也许因为是画家的缘故，高军的观察力格外敏锐。他写人物，人物的性格形貌无不活灵活现；写动物，动物也仿佛长了人的心思。他的文字格外好读，不仅因为他的文章皆是口语而成，有着轻快的节奏，而且因为其中特有的幽默感和平民气息。幽默感来自他的自嘲，也来自那种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轻松自在。这轻松自在里实际上有着大智慧，一种从平凡、平淡的生活中榨出有趣、榨出意味来的大智慧。

什么是世间的盐？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活在世上，不过想生活能有趣些。”我想这就是答案吧。

## 梁启超的“爱的教育”



《宝贝：你们好吗》  
梁启超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5月  
42.00元

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不仅思想文章一时无两，在子女教育上也极用心、极成功。梁公十四个子女，除早夭的五个外，其余九人全部成才，成为各自领域内的翘楚。其中思成、思永成为中研院院士，思礼成为新中国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可谓罕见之至。

《宝贝，你们好吗》由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家书汇集而成，书信成于1912—1928年间。这些书信，大部分是写给长女思顺（令娴）的。梁启超与思顺感情极深，他对这个长女不仅倍加疼爱，更是视为知己，在近三百封“给娴儿”的书信中，不仅日常喜乐烦恼倾吐不尽，更是处处体现对女儿的关爱之情。对思成、思永和其他孩子，他也是极尽关怀。

梁启超生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其子女教育，既重传统学问礼仪，又鼓励他们学习西方文化思想。在家书中，他时常督促子女读书，提点他们读书、做人之法。二子梁思成就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一干子女的成才，与梁公殷殷的教导，耐心的感化是分不开的。

梁公教子女，不是板起脸孔来教。他重传统礼数，但不以父权压人。在书信中，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父亲自己的遭遇、思考、感悟和烦恼，作为一个人的烦恼。他对子女，是关怀大过教育，你首先看到的是“爱”，然后才是“教育”。

## 经济的拐点和改革的拐点



《大拐点》  
袁剑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年4月  
39.00元

在《大拐点》中，政经评论人袁剑对中国经济从2002年到如今的发展做了评估。从2002年到2008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开始谈论“中国奇迹”的几年。在一片繁荣兴旺的势头下，国内外学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论“中国模式”。而袁剑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特的现象，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繁荣。

2008年的金融危机带来了袁剑所谓的“大裂变”。发达国家的好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来自发达世界的需求长期以来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超级引擎，如今这个引擎已失去动力，我们已经到达一个经济的拐点。中国“GDP挂帅”、依靠政府投资人为推动增长的模式，在外部需求放缓、产能过剩、内部结构不平衡的条件下，将很快难以以为继。袁剑认为，中国9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而社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则不在成本核算当中。

袁剑借用克林顿的话说：“重要的是经济”。是的，经济确实很重要。如袁剑所说，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上的乐观假设之上的，而这一假设将不再成立，而急需解决的将是社会和政治结构改革。

## 民主就是个技术活



《可操作的民主》  
寇丁丁 袁天鹏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4月  
28.00元

民主从来就是个技术活儿，如何让民主不再如以往一样只流于口号深入人心，而使之成为生活方式是当务之急。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大部分停留在文化意义之上，而缺乏行动能力。精英与草根的脱节，只能让启蒙停留于口号的呐喊与文化想象，而缺乏实质的扎根。把罗伯特议事规则送下乡，正是一种扎根的尝试。

民主的特制并非精英，但对民主的诠释多出自精英。让精英理念在草根特质的现实中成为一种可能，不仅需要精英“向下”的能力，还需草根“向上”的能力。袁天鹏的民主训练，紧抓《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实质动议与程序动议。实质动议作为会场纪律，保障了说话人的权利，避免了会议变成了斗争；程序动议则保障了听话人的权利，保证了议题的准确度和结果的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产生自他者文化，故而袁天鹏需在洋规则与土问题之间博弈，在“外来人的推广愿望”和“当地人的接受程度”之间寻求协商与妥协，在理想规则与乡村现实中寻求折中的“南塘宪法”，而我们最终看到的是，这一场训练，终于让乡村式会议走向了现代化议会形式，可以说是给“民主素质论”上了深刻一课：并非民众素质塑造民主，而是民主提高民众素质。

